

客
座
贅
語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

兩都

佛會道場

鐵冠道人

施食臺

海水雪景

王謝居址

陶鎮葛鄉

稚川貞白相類

王顧二公像贊

舊扁宇

櫻桃園

營兵

勾軍可罷

召募十便

南京水陸諸路

前章鄉紳武弁

巡邏

南宋建都

金陵古志

形勢九則

快船

運船二則

議糴

水利

力征

坊廂鄉

戶口

賦役

雜賦

條編始末

荒白

坊廂始末

舖行

民利

尼菴

妖人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二

遜園居士輯

秦淮逸民批

兩都

戶部郎龍溪謝彬志其部事論曰商遷五都不別置
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于西
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卽今府尹是已未聞兩都並
建六卿如今日也說者以爲京師者大衆之謂物無
兩大權以一尊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

舉戶部無斂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爲冗員。嗚呼。是豈知國家之深計長慮哉。夫宮闕陵寢所在。六軍城守之事。府庫圖籍之所儲。侍東南財賦之所輻輳。雖設六卿以分理之。猶懼不給也。可以爲冗員而輕議之。善乎丘文莊公有言。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嗚呼。得之矣。考永樂十九年始稱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統六年復稱南京。一時印信

給然寔鼎雖與于北神居終表于南山水之舟楫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維萬世之安意固達也豈前代舊邦可得而並論哉卽丘公亦特舉其一端而言之耳

佛會道場

宋景濂學士記蔣山廣薦佛會有云洪武五年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復再拜躬昧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駕至蔣山癸亥日時
加申諸浮屠行祠畢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
雄氏北向立羣臣法服以從舉行佛事樂凡七奏初
善世曲再昭信曲三延慈曲四法喜曲五禪悅曲六
遍應曲七善成曲間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手各有
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華水桃名薺衣
食之物事畢上還大次解嚴先是詔徵江南有道名
僧來復等十人詣京師舉行茲會永樂中上徵尚
師哈立麻于西番尋命同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

三教大齋爲

高皇帝后資福又命于山西

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哈立麻頗善法事工呪術其

兩會俱有佛光慶雲金蓮華獅子瑞像之異而

上所自著靈谷寺塔影記二日之內凡現七影其色或

黃或青或丹或紫紺綠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

水精潤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瑱瑩文彩晃

耀若淵澄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

青山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蜺旌孔蓋

之飄揚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

瑤草之爛斑。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光吐也。巖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神動光溢。雖極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于鈴索撞搖。寶輪層疊。雷瓦之鱗比。闌檻之縱橫。玲瓏疎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所服衣色。各隨見于光中。若鳥雀銜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大者如盃。小者如錢。夫以二祖之神武。戡亂而獨于善世法門。第一禪林大報恩寺。表章構造。務極工力。其必有

有聖心不可思議者矣

鐵冠道人

經聞言 太祖嘗遊雞鳴寺見刹宇高敞大內欲毀而更置之鐵冠道人令衆僧迎訴上問何以知之曰鐵冠道人語上異之遂止因召道人問曰今日我有何事對曰太子某時進餅時中秋日也上命鎖于房以驗及時太子果進餅上方食思道人遂以口所食餅賜之比啟鐵道人已失所在矣留蒸餅歌于案以獻歌辭于靖難土事一一明驗按

道人姓張名中臨川人也史載上初起兵之日道人兄上備陳天表之異應在一千日內而不言此且鷄鳴寺乃上卽位二十年命崇山侯就晉永康遺址重創改名鷄鳴寺其三門曰祕密關觀由所出塵徑皆上命名遷靈谷寺寶公法函瘞于山峯建塔五級每歲遣官諭祭然則此寺之創固聖心所經營者何以又欲毀而更之不可知也

施食臺

鷄鳴寺有施食臺石表高揭前臨大道可以下瞰太

信傳太學成 高皇帝于宮中喜其宏麗 孝慈
微一觀之以翟車不便幸學乃建此臺以備臨眺按
此地自六代爲戰場而太學之左右又爲萬人坑前
代刑人者投其尸于此故地多鬼祟旣建寺僧徒出
入晦冥風雨黑氣瀰漫往往有爲所覺者勅迎西番
僧惺吉堅藏等七人建此臺結壇施食以度之幽靈
遂爾解散嘉靖中寺僧道果著臺記甚詳夫祖訓
聖祖內政甚嚴寧有中宮得幸佛刹之理齊東野人
之言不足信也

海水雪景

海水雪景畫壁在靈谷寺。胡文穆公廣以永樂三年至陽山觀孝陵碑石。歸至寺。同解學士大紳金侍講幼孜閱此記。稱當時善畫者所圖。不知出何人筆。今殿與畫廊俱圯。余于萬曆甲申曾閱之。其廊之壁上荒葛斷藤中。猶有遺蹟。第寺僧謂是小仙吳偉筆。不知何所據也。至呂涇野枿記言西廊觀吳道子畫折蘆渡江及鳥巢佛印畫壁。則又爲無據矣。文穆公又言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又宋璚篆。

今亦不復聞不知存否畫壁應是初建寺
以有不應至正嘉間吳偉始爲之畫云云青相公誤
傳耳

王謝居址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按朱
雀橋卽朱雀桁也地在今聚寶門內鎮淮橋稍東烏
衣巷當雙子巷至武定橋一帶是蓋桃葉渡在武定
橋之東而大令有渡江迎接之歌知其家于此也今
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爲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六朝

士大夫故多家此其地又名南岡武帝評書語曰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是耳偶聞友人論古事以烏衣巷在今報恩寺右西天寺前傷重譯橋者是不知西天寺門所臨之河乃楊吳所鑿之城壕六代時未有此也晉人多阻淮水南北而居故郭璞爲始興公占宅有淮水竭王氏滅之識陳末淮涸而王氏之衣冠文物始盡據此諸書王謝故巷故不應遠淮而嚮長干也

陶鎮葛鄉

晉書地理志記爲秣陵人今秣陵鎮西有陶吳氏墓
云爲生之地又有吳姓與陶氏世居于此故以名
之葛仙公亦生于此今鎮之東北鄉名葛仙塘名
葛塘是其證也葛仙公與陶先生俱棲真句曲而方
山又別有葛公煉丹池自晉宋而後仙蹟彰顯惟二
公爲最乃俱產自秣陵金陵地肺仙靈窟宅豈獨茅
山而已

稚川貞白相類

稚川與貞白志趣旣同博洽復伍致其生平多所符

合晉書稚川傳云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
導養之法既傳玄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
非有抱朴子百六十篇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
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
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
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別傳又言洪貧無童僕籬
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
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

人少而詩之傳又言洪博間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
篇于班馬精辨玄蹟析理入微又云雅川東髮從
其言而志倦曲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
九丹之秘術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
乎南史貞白傳云生四三歲恒以荻爲筆反上學書
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雖在朱門閉影不
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又上梁
武帝書云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脫愛隸法
又義興掌之人嘗言人生夢寐之內識解不能周流

天壤惟充恣五欲實爲可恥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
勝于頑仙又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
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
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匱記七曜新舊衍疏占候合丹
法式又記有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有華陽真
誥冥通記登真隱訣古今刀劍錄見行于世梁邵陵
王蕭綸碑銘云先生寶惜光景愛好墳籍若乃淮南
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
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

書琴瑟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乃羿射荀息
蕉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
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秦比數賢一人而已
陳江總文集序云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
門六經先生簡新象美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
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又司馬
子微碑陰記云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鍾虛受
必應是以天經真傳備集于昭臺與義微言咸訣于
靈府參類篇簡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

龍章闡幽前秘擊蒙後學若諸真之下教爲百代之
名師焉與稚川博涉大都相似而史載稚川化時年
八十有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輭舉尸入棺輕如
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而昭明太子爲貞白墓銘碑
言貞白以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蟬蛻于茅山朱陽
館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始終與稚川
殆無一不同者獨稚川晚求句漏貞白早辭神武稍
爲有間耳尚書故實載司馬子微形狀類陶弘景
唐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

三原二公像贊

余兄先生集吳中往哲像贊于太保襄敏王公曰王
公位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夫厥才有餘而
志亦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既終端公服除撫
仕華階懸席若虛玄圭告成遂來廟謨控制萬里爲
國儲奇師中三錫闔玉紆朱高塚邴連返魂故都旣
以全歸復永令譽于司寇顧公曰弘正之間天昌厥
辭李何倡之邊王翼之蹢躅中原江左其誰冒穀後
勁公乃先馳綿麗才情紆徐矩規六季風流鮑庾庶

幾二公之家皆吳產。國初以富戶間右徙實京師者也。

舊扁字

清涼廣慧寺德慶堂。榜南堂後主撮襟書。

攝山妙因寺額。南唐徐鉉書。

金陵幕山樓臺。關蔚宗書。米芾云。想六朝宮殿。皆如是。

王荆公定林昭文齋。米芾書。

鍾山第一山亭額。米芾行書。

棲霞寺扁宋人書或云仁宗

雨花臺總秀堂扁宋王堃書

府學泮宮二字朱文公行書

鳳皇臺攬輝亭榜朱希真隸書

景定清化諸橋榜皆馬光祖書

博雅堂扁宋張卽之書在今何參岳湛之所

多福寺額元翰林學士趙孟頫書

寧壽堂扁前二字趙松雪書堂字金元王補在姚元

白家

余村玉皇觀壁間松菴二隸字大德間狀元王龍澤書

國初宮殿諸榜詹希源正書

府部列寺寺觀及諸牌坊皆詹希源書

太學門堂榜詹希源正書

大報恩寺榜朱孔暘正書

碧峯禪寺榜乃紫芝黃謙正書

燕子磯水雲亭大觀亭扁中允景暘篆書

天界寺萬松菴扁仲山王問行書

許奉常家會元坊二字徐霖書

許奉常家詒穀堂扁金琮書

發茂林家壺隱堂扁那一鳳篆書

報恩寺三藏殿娑羅館扁濟寧于若瀛書

永慶寺招隱堂扁李登鍾鼎篆書

櫻桃園

嘉靖乙卯夏倭三十六人抵南郭外之櫻桃園部遣官兵數百人帥以指揮蔣欽朱湘禦之時天暑士皆解衣甲避暍廬中若大樹下官袒跣呼盧飲不虞倭

之猝至也。倭徐以數人衣丐者服。若荷擔者來。官兵問倭至乎。應曰遠未至。益弛而不爲備。已數十人突持刃大呼而前。其便旋如風。士袒跽而受殲。先是二官掘大坎。深丈濶數尺者于營後。防卒之奔至是奔者皆墮坎中。累累積幾滿。倭不及刃取所貯火藥傾其上。爇之。須臾皆糜爛死。倭徐徐引去。二兵官以陣亡聞。承平久。人不知兵。執爰而出。聲嘶股戰。勢固然也。矧將又不知兵。何惑其以卒予敵。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備紀其事。雖然。兵豈有不戰而自精者哉。

營兵

舊制京營兵十萬有奇。今大教場營見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場營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機營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營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營兵止五千八百有奇。皆舊所立營也。倭變朝鮮添設陸兵營兵一千八百。水兵營一千七百。又因妖人劉天緒變。兵部添設標營。額屬叅贊營兵一千三百有奇。此近年所立營也。大都舊營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瘳居什之九。新營近亦強弱居半。桀不

足恃若江北浦口營兵二千名池河營兵三千名皆
名存實亡以國家根本重地營衛如此是不爲
深慮哉

勾軍可罷

南都各衛軍在伍者余嘗于送表日見之尪羸饑
疲色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壯
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脫有事而責其效一臂力何可
得哉其原繇尺籍皆係祖軍死則必其子孫或族人
充之非盲瞽廢疾未有不編于伍者又戶絕必清勾

軍多不樂輕去其鄉。中道輒跳匿。比至又往往不
耐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軍無處處而什伍日厲且
勾軍之害最大。勾軍之文至邑一戶而株累數十戶
不止。比勾者至。衛所官識又以需索困害之。故不病
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斃。少治先生嘗議法窮必變。
弊久當更。諸軍在國初以什伍隸籍京衛者。毋論
卽當年爲法僉充。今歷二百四十餘年。法已不啻盡
矣。何必株累其故土之族。且無辜之親戚爲也。執
親戚僉補之議。遂使錢荷趙枷。李戴張帽。轉攀郡邑。

苦累不堪是豈可不爲長計哉余私謂今日生齒最繁軍民之家胥力強壯者儲衆除祖軍有人充當外一遇缺伍出榜招募不問軍餘民丁但有能投石超距拳弩蹶張者卽以所缺軍糧廩之分別名色祖軍爲老軍召募爲新軍相間而成伍五年一小閱十年一大閱有老病者汰之作奸犯科者汰之重爲召補有不願充而告退者聽而又密隊伍教練之法嚴衛所剝削之禁久之當什伍不患于減炊而壁壘必爲之變色矣

召募十便

年力強壯者入選。老弱疲瘡。毋得濫等其中。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補。不若清勾之曠。日持欠。二。遣與人相習。無懷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與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無無用而苟食者。便。四。汰減之法。自上爲政。老病不任役者。棄之。不若祖軍替頂。有賄官識而隱瞞年歲者。便。五。部科遴柬。一朝而得數什伯人。貪弁不得緣以措勒需索。便。六。有事而強壯者。人可荷戈。不煩更爲挑選。便。七。家有有力者。

數人人皆得爲縣官出力不願者勿強也便八壯而不能治生產者得受糶于官無饑寒之患便九猛健豪鷙之材籠而馭之母使流而爲奸宄盜賊便十

南京水陸諸路

金陵綰轂兩畿輻輳四海繇京師而至者其路三陸從滁陽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從邗溝瓜洲溯江而抵龍潭二也從鑿江瓜埠溯江而抵龍江關三也繇中原而至者其路三從壽陽濡須截江而抵采石一也從靈璧盱眙而抵烏江二也從皖之黃口截

而抵李陽河三也。繇上江而至者其路三。陸從采石江寧鎮而抵板橋一也。從姑孰小丹陽而抵金陵鎮二也。水從荻港三山順流而抵大勝港或徑抵上新河三也。繇下江而至者其路五。陸從雲陽走句曲而抵淳化鎮一也。京口起陸過龍潭而抵朝陽關二也。舟至棲霞浦走花林而抵姚方門三也。水從京口溯江而抵龍江關四也。又陸從湖州廣德溧水而抵秣陵鎮五也。

前輩鄉紳武弁

嘉靖乙酉許石城先生舉于鄉往謁鄉紳御史何公
鉞公待茶不命坐立飲而退不以爲倨也辛卯殷秋
溟先生舉于鄉謁衛之掌印指揮朱某朱待之禮幾
如何公不以爲侮也王少冶先生爲錦衣衛人居林
下衛有鎮撫王某向先生貸銀數十金先生如數應
之不以爲貪也今日財通句讀甫列以前輩長者
固已偃倮下之至武弁之管衛所篆者在衿裾視之
直以供唾涕而備踐踏矣嗚呼古今之不相同一至
此哉

巡邏

南都舊無巡邏馬步軍。相傳正德以前閭里間竊盜頗少。至強盜尤稀。聞嘉靖末年而剽劫從橫。見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乃始奏置巡邏官軍。自此各街巷要處皆有隊伍。一有警跡。傳哨四路。飛馬赴之。盜多畏避。自後法久漸弛。官軍媮情浸不如前。邇年復議撤馬軍營操。地方防禦益單。盜賊益肆矣。余謂營操不遇霸上棘門之兒戲耳。有何實用。正宜使其哨守地方。隄防盜賊。猶不至虛縻此馬也。頃稍議買馬撥

補其半而巡捕官又創爲海巡之議。撤各隊馬隨班于所駐之衙門。或有徑行賣放者。馬軍竟不能復一遇大盜區區三四步軍望風奔迸。安能扞禦可慮。

南宋建都

南宋建都首建康。次臨安。然嘗據當時事勢衡之。欲恢復中原。進取淮潁。固宜坐建康。以便經畧。故李綱請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此至欲建立宗廟社稷。稍圖安居。則在高宗時。建康不如臨安之爲鞏固矣。蓋

廣既無淮泗與虜僅隔一江而居烽烟之警無日
無之六宮百官何以安處臨安則北有宣歙爲之屏
蔽東南有閩廣爲之苑囿西有平江金陵爲之扞衛
東有大海爲之嶮阻而地號膏腴財賦所輳以建康
校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終都建康也說者必
謂其偏安之非恐爲目論或謂孫吳東晉何以都此
而安余曰吳晉都建康其守在壽陽與徐楚與宋勢
異

金陵古志

齊山謙之丹陽記。陶季直京都記。元廣之金陵地記。
唐許嵩建康實錄。六朝宮苑記。宋沈立金陵記。史正
志乾道建康志。吳琚慶元建康志。溪園先生周應合
景定志。元戚光集慶續志。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
鉉金陵新志。又宋張敦頤六朝事蹟。吳彥夔六朝事
類別集。王謬六朝進取事類。張參江左記。葉石林上
元古跡。洪遵金陵圖。朱舜庸建康事十卷。又不知作
者姓名。江乘記。丹陽尹錄。苑城記。金陵六朝記。秣陵
記。建康宮闕簿。金陵故事。又宋江寧府圖經。

形勢

江默曰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
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
孰得以襟帶表裏之形合則東南之守不孤此形勢
攻守之大規局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聲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爲
防禦之備所遣戍守將領軍將軍劉遵考等數十人
所守地曰橫江曰白下曰新洲曰貴洲曰蒜山曰北
固曰西津曰練壁曰譙山曰薄落曰采石皇太子出

戊于石頭徐湛之守石頭倉城

齊建元元年魏主

宏聞太祖受禪發衆入寇明年衆軍北討初寇至緣淮驅畧江北居民猶憇佛狸時事驚走不可禁止乃于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山置一軍烈洲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洲置五軍長蘆置三軍徐浦置一軍以備之魏不能攻魏文帝嘗至廣陵魏佛狸軍嘗至瓜步石季龍嘗至歷陽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皆限于江而不得騁者也五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卽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

虜以五百人宵渡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曹彬師下江南以樊若水言采石磯引巨纜浮梁濟師如履平地此則人不能守險與敵共之而孫思稱長江當十萬之師無所用矣曹操初得荊州說者謂東南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晉人伐吳王濬樓船自益州而下直抵建康初羊祜之言曰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略如祜言符

堅自項城來歷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
趨石頭。王敦自姑孰渡竹格。蘇峻自橫江取小丹陽。
侯景自采石向慈湖。韓禽虎自采石屯新林。賀若弼
自廣陵斷曲阿。曹彬自采石取新林。兀术自烏江度
馬家渡。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
什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游之勢
以窺江左者未論也。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
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磯沙夾。曰采石。曰大
信口。曰蕪湖。曰繁昌。又曰采石渡江濶而險。馬家渡

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又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之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鎮。又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盤城。亦自徑至宣化渡。不滿三百里。元水曾于此路來。至六合下寨。又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元人萬戶府鎮守地界。自東而西。起溧陽州。曰急水港。曰老鸛嘴。曰觀山。曰掘河口。曰韓橋。曰新開河。曰大城港。曰三山磯。曰碭沙夾。觀以上所記。而古今金陵。

各○戶○費○言○
卷二
控制之略思過半矣

快船

快船之害各衛軍至萬曆初年極矣。修船則有賠賂之苦。編審則有需索之苦。出差在各干涉衙門則有使用之苦。中途則有領幫內官索打幫錢之苦。卒遇風水不測則有追陪罪罰之苦。役之輕重總于衛官。則又有非時勒脅誅求之苦。以故衛人語及快船無不疾首感額。蓋有千金之家財出一差而家徒四壁者矣。萬曆十四年駕部倪君博採公議將快船改同

馬船事例額減爲五百隻官募江濟二衛人駕之而
總計每船每年出差物力應費之數均攤派算每船
計一年約用銀三十兩而于舊日各衛領船之丁裒
多益寡每船定派一百丁每丁出銀三錢以供一船
一年之費而認丁之法止計物力不計人口富者或
一人而認二三十丁貧者或二人而共一丁大約如
田土條編之法而制加詳計每年輸銀兵部一萬五
千餘兩疏奏得旨允行於是百年之積困一朝頓
蘇衛之應快船役者家家如脫湯火願子孫世世禱

祠倪君不敢忘矣。第此法行後，衛弁於正編之外，不敢擅役一人，不能別需一錢，往往憤恨倡言，思有以亂其成法。及計不得行，又設爲運軍通竄掣丁幫運之論，以動當事者。不知即使果有竄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何補于運？且衛之四役自操備外屯田修倉快船糧運，各有司存，原不相涉，何得牽此合彼，藉以伸其魚肉之計哉？矧所編之丁一掣，則所認之銀隨減掣一富者而所認數十丁之銀于誰處補？是掣丁之利未及于運，而其害快船已先受之也。且以二役

之快丁乃出銀雇人爲朝廷供役者也。運軍則朝廷自出銀募雇其應役者也。故快丁以出水爲苦而運軍以收折不出水爲苦。一權度而明如指掌矣。

運船二則

自兌運變而爲長運計。每米一石兌軍除正數外。既有加耗之米矣。又有過江盤費之米矣。而運船則官造也。且造施猶纜等項。官給之。搬填起淺諸費。官給之。況每軍有行糧之賞。每船又有許帶土宜若干石之利。國家爲輓漕計。所以優卹運軍者厚矣。何至

憂不給哉而亡柰夫軍之自爲奸也蓋有刁頑亡賴之人一到水次則妻子衣食之需酒肉之費一一取給于米甚而連負之物嫖賭之具皆懸指所兌之米以充之兌米未收隨數分散又甚則利糧里之金虛收實數者有之又甚則私受其金聽糧里自以水土攙和計百石不滿六七十石者有之未離水次糧數固已虧矣比至中途如前諸費又盡以米或捐或賣以充之彼自計所虧之糧可補則微幸牽扯那湊以抵灣不可補則盡貿餘米鑿船沉之托言漂流與脫

身而竄者亦有之矣。比入倉掛欠則賠補鞫訊曾未有舍官而問軍旗者。常見運官繫獄擬罪扣俸賣產累歲不歸累世不結而旗軍方且再領新運揚揚無事。後運官方以新運爲急明知其然莫敢呵問。嗚呼可恨哉。在京掛欠之法旣嚴于官而寬于軍且在途鈐轄之法或又密于官而疏於軍以官許軍什不得一以軍許官什得八九以是運官日困而運軍日刁至應領運之官有涕泗禱祀求免於行而不可得者嗚呼可憐哉。誰實使運官之飲血吞聲苦於無告至

此極也。而其中之蒙不省務者，不求其本，乃徒欲掣修倉屯田快丁之殷實者，以幫之。不知三役之丁，豈盡殷實？即使掣其殷實，所補幾何？杯水車薪，詎弭烈焰？割人肥己，誰則能甘？然則運事終不可爲邪？余謂今日誠能如萬曆初年十月兌糧，二月過洪，以避河水之泛漲，則漂流之害可免；誠洞燭刁軍之弊，水次中途加意隄防，則侵牟私鬻之害可免；誠分別掛欠，在官在軍之舉，使各有所歸，則偏累運官之害可免；而又擇領運之官，務求其才之足以統衆與守之足。

以自裁者而不拘近日更番一定之例則貧軍不苦
於謀求刁軍有所畏而不敢肆卽肆而猶不至於決
裂而不可收拾此又根本之要圖匪是吾未見漕事
之可利而無害也

運官之膏受委也有辦行李執事轎傘之費至水次
有交際之費領幫大總有贄見下程之費每該漕運
衙門吏書有常例之費此皆取資於運軍扣除行糧
銀兩以充者也而一切常規決不可少武弁多貧何
所措辦故官銀未領則借貸以應需旣領則加利以

償貸無船不然無官不然如是即使官不用一錢所
去已不訾矣用安得不絀此一端也遇有州縣官偏
護本處百姓米色水濕者土提者強運官收之不收
則思有才措生事之謗收之則每石一經簾晒折去
不啻什之三四矣起納時安得不欠此又一端也若
夫不肖之官以官銀入手爲已物固有身未出門卽
用行糧大半者有與旗軍共作弊受糧里銀收米濫
惡者有共盜賣正米者官旣如此安問旗軍此又一
端也兌糧旣遲五六月河淮水發僨運者或求欲速

人漫習爭先角逐。因而失事者有之。此又一端也。
若夫風水之變。其卒然遇之。江河間有人與船同委。
於洪濤巨浪者。此又天時適然。非人力矣。

議糧

金陵百年來穀價雖翔貴。至二兩。或一兩五六錢。然
不踰數。將米價輒漸平。從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數百
錢而餓殍連歲至。嚙木皮。艸根。砂石以爲糧者。則以
倉庾之積貯猶富。而舟楫之搬運猶易也。惟倉庾不
發。而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時至。則穀價驟踊。而人

情○罄○罄○矣○頃○歲○田○畝○收○薄○人○以○爲○憂○當○事○者○有○出○庫○
金○糴○米○平○價○零○賣○之○舉○人○甚○稱○便○余○謂○所○糴○有○限○所○
賣○亦○有○盡○且○召○買○之○人○富○家○以○恐○賠○累○不○敢○承○當○而○
願○出○身○領○銀○買○米○者○多○空○乏○之○人○銀○一○入○其○手○不○免○
有○花○銷○與○遷○延○拖○欠○及○撓○和○之○弊○若○將○倉○糧○酌○量○放○
一○二○月○則○城○中○頓○有○十○餘○萬○米○流○布○地○上○米○價○自○平○
而○待○哺○者○必○衆○以○此○爲○當○事○言○之○值○歲○二○月○例○當○放○
銀○大○司○農○易○之○以○米○而○穀○價○遂○大○減○前○此○亦○嘗○以○此○
法○行○之○故○二○十○年○來○雖○水○旱○荐○臻○小○民○猶○恃○以○無○餓○

不可不知所自矣

水利

王敬所中丞海運之議。謂京師有海爲大利。海運通。能如元之用朱瑄等。則咽喉之梗。與河之利害。可毋慮。且以京師據天下之首。俯而陶乎中原。窺左足而資糧于海。所謂從肘腋間取物者也。又曰。唐都長安。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有水故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故宣和靖康。當

其害可爲篤論。然要而論之。唐不如宋。宋不如今之京師。而京師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師惟有潞河與海。可以輓漕耳。且河勢逆而海勢險。南都則長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鑿江瓜洲。東有京口。而五堰之利。或繇東埧以通蘇常。或繇西埧以通宣歙。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會之得水利者。宜亡如金陵。惟思所以固守其險。則可與京師並鞏固於萬年。而唐宋真不及萬萬矣。

力征

有方征之法有大不均者軍家自營操也操外糧
以爲糧運編丁修倉巡邏蓋亡人不受役也非僅
以田地課稅而已民家則惟有田地者計丁編丁
非是卽鉅萬之家曾無一丁之役比於支離之據臂
不受功矣雖有坊廂之役然惟在版籍者應之而流
寓之在籍外者固不勝數也且田糧之丁有限或家
有仕宦卽編審時數十年曾不得加一丁故粟米之
征平而力役之征則民與軍異民之無田者與有田
異有田之流寓者與土著異嘗謂晉渡江後中原士

民類多僑寄。後詔實縣戶。毋許立白籍。恐亦宜稍倣而行之。且許有墳墓房屋久居都邑者。得比實籍。如先年司馬侍御題奏。比照宛大二縣事例。查出流移人戶。年久者編入兩縣坊甲附籍。當差其暫來開典等戶。比照湖廣荊州排門夫例。富客每季出役銀或二兩一兩五錢不等。庶不至使版籍之民與有田土者長被偏累之苦也。

坊廂鄉

國初徙浙直人戶填實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曰坊。

除坊郭之外者曰廂而原額圖籍編戶於外者曰
鄉坊廂分有圖鄉轄有里上元之坊曰十八坊十三
坊十二坊織錦坊九坊伎藝坊貧民坊六坊木匠坊
東南隅西南隅廂曰太平門廂三山門廂金川門廂
江東門廂石城關廂其鄉曰泉水鄉道德鄉盡節鄉
興賢鄉金陵鄉慈仁鄉鍾山鄉北城鄉清風鄉長寧
鄉惟信鄉開寧鄉宣義鄉鳳城鄉清化鄉神泉鄉丹
陽鄉崇禮鄉江寧之坊曰人匠一坊人匠二坊人匠
三坊人匠四坊人匠五坊正西舊一坊正西舊二坊

貧民一坊貧民二坊正南舊二坊正東新坊錢猶局

坊鳳皇臺下

正南舊一坊正西新坊正西技藝坊廂曰城

南伎藝一廂城南伎藝二廂儀鳳門一廂儀鳳門二

廂城南人匠廂瓦屑埧廂江東舊廂城南脚夫廂

東城

下江東新廂清涼門廂安德門廂三山舊一廂三山

舊二廂三山伎藝廂三山富戶廂石城關廂劉公廟

廂神策門廂毛公渡廂其鄉曰鳳東鄉鳳西鄉安德

鄉菜園務鄉新亭鄉建業鄉光宅鄉惠化鄉處真鄉

歸善鄉銅山鄉朱門鄉山南鄉山北鄉泰南鄉泰北

鄉隨車鄉萬善鄉馴暈鄉永豐鄉葛仙鄉

戶口

上元洪武初戶三萬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萬三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戶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有奇口一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萬曆二十年坊廂戶六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戶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戶二萬九百九十丁總計口二萬七千七百有奇江寧洪武二十四年冊戶二萬七千有奇口二十二萬有奇成弘以來冊戶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萬一千二百

有奇。正德十年冊戶四千二百一十口。九千五百一十畸零客戶九百二口。一千七百三萬曆二十年戶三千二百三十九。回回達人戶九口。九千二百三十三里甲戶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四。總計二縣人戶丁口視國初十不逮一。所以者何。志謂自洪武中已撥沙洲鄉民北隸江浦永樂北建大半隨行。是後徭賦滋繁。逃亡漸夥。且自嘉靖中年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鬻於城中。而寄庄戶滋多。寄庄田縱甚多。不過戶名一丁。後或加

一二丁人且以爲重役其細戶田旣去則人逃卽不
逃而丁口不復隸於圖冊其日削勢固然也總之今
日賦稅之法密於田土而疏於戶口故土無不科之
稅而冊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稅不虧而庸調不足生
商日蹙乎今日衆欲一一清之固有未易言者矣

賦役

上江兩縣賦役計田徵米曰稅糧以田地山場派徵
每畝本色平米若干折色里甲均徭銀若干荒白銀
若干坐派兌軍改兌正米耗米與夫各衙門正供各

倉庫本折色等用以運之餘存留供本府本縣官吏
鹽糧俸給等用編丁徵銀曰丁銀每丁徵銀若干以
九之四入里甲以九之五入均徭驛傳而里甲之用
爲國祀國慶供應諸司內府工部坐派又本府各衙
門祭祀科貢恤政及本府本縣各項公用其剩餘者
曰備用以待不時之需均徭一曰銀差一曰力差自
條編法行不分銀力名目矣以其銀爲本縣各衙門
皂隸馬夫膳夫門子公館轎夫庫子斗級巡攔弓兵
舖司倉脚夫洒掃夫壇夫燈籠夫進貢扛夫內府薶

作工六米夫。更夫內府表背匠。國子監刷印匠。太僕寺醫獸獄卒工食之費。而驛傳則解本府爲遞運所。解夫水夫所夫加添等夫之工食。各驛上中下馬匹。驛頭支應等項之用。近年又有學俸等項名目。加派計所納之數。比歐陽撫院所定。其增者亦已多矣。而坊廟應付。則各上司祠祭香燭祭物。各上司本縣到任下程酒席紙劄飯食刑具供送出路中火及各衙門應取雜支。與考試供給。致貢舉人進士貢士等項之費。此其大略也。詳具坊廟始末中。

雜賦

一曰蘆課銀歲徵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曰酒醋課程
鈔有折鈔銀若干本色銅錢若干解南京戶部一曰
官地塘房租係坊廂居住者納銀分解戶部本府一
曰流移夫銀該五城地方外郡來京附居人戶出辦
該光祿寺發三處飯堂賑濟貧民運米腳價本寺厨
役逐月支領

條編始末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應天五府州爲興王之地民

產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等
項入籍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爲一
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實同鬻田第契券則
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惟
併於民產而國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
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
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
年照宇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
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於官產而官則少在

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減價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於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役而所索於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爲甚維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隆慶中中丞海公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爲己業實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爲條緒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槩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爲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等恩因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於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氓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

六年巡撫石江歐陽公悉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總總帶徵會計不得不寬支銷不盡謂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征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諉曰作正支銷淪胥乾沒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剩派又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自後雖微有出入而繁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視疇昔不啻霄壤矣

荒白

賦稅中有荒白米。蓋以拋荒田地無可辦納之糧。又或田地濱江坍塌而會計原額之數必不可少。故計荒地所宜納者攤派於實徵田地之中。減半以徵。如每畝一石加荒白米若干是也。古者任土作賦。履畝而稅。秦徵譏之。今旣已荒矣。徵之何名。且田地旣各有正賦。又帶徵拋荒名實俱舛。至坍江田地尤非人力所致。地已去而稅猶存。科及於過邑之田土。豈仁人所忍爲哉。然此猶口本地方代本地方辦荒田之

糧詎難諉也。查兩縣賦冊中。又有一項代廬州府嘉靖二十六年荒年糧上元。該一千二十二石。江寧該八百八十二石。至四十五年前項。又代安慶改運淮安。今又有改運安慶府倉上元米四十八石八斗四升。江寧米五十四石八升。此尤莫揆厥由者。一時權宜無可柰何之計。不意遂爲永額也。至今相沿科派。曾無有人清查而言於當事者。總計徵米二項。數該二千六石九斗二升。計田當得三萬餘畝。夫兩縣既有荒白之徵矣。又代鄰郡納飛寄之徵。可乎。不可乎。

廣州安慶界在江北各食其土之毛風馬牛不相及也上江兩縣地稱都輦而代其辦納稅糧此何理哉余故詳著其故俟郡邑有留心民事者舉而蠲除之亦卹畿民厚邦本之一端也荒白米陳以代有議具邑乘中其說尤詳備考

坊崩始末

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雲南乃於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餘爲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曰坊

廂有人丁而無田賦止供勾攝而無徵派 成祖北

遷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實
稀獨里甲聽役於縣役且立鄉頭色月供應實繁正
統二年府尹鄺公埜奏革鄉頭併上江坊廂坊有十
甲甲有十戶視其饒乏審編櫃銀每季約三百兩析
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均里甲之不足季輪一甲率
三十月而一週然其時人戶充實應辦簡省庫貯櫃
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
始不善也自後法漸以敝正額常什三而外繇常什

七於是人戶流亡更謀脫籍櫃銀滋少官憚其難支
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陰責其賠賧每一上
其金准頭派差者一人曰總坊金殷實之家囊金
雖用不問多寡者數人曰當頭名活差其次減定銀
數貼賧當頭者名死差其下戶則僉撥接票催夫迎
送等用名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辦並聽
總坊指麾而總坊以是恐喝營私者又什八九且自
弘治以來又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
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

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八年以來又驟添應付衙門八處至於讌席節物花燈諸供餽抑又不貲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腳力口糧迎送鼓吹靡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嚇需索而大柴讌席爲尤甚至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堪命矣維時父老問陳民瘼而狐鼠實繁旋行旋沮庠生趙善繼者不忍家難離披邦國困弊疇咨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稍因父老條陳下府勘覆而沃洲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

爲陳謨公諭以公議出於學校。俾以文言代之。於是盡疏其辭。刊梓分遞。而諸司各爲之動。次第見施行矣。會給事麓池郭公抗章奏革。於是額外之繇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者。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色目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撫院陽山宋公加意剔蠹。委通府望沙陶公集議。以爲坊長聽役在縣。人目以爲奇貨。於是更名坊夫。悉還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祇行顧役而當頭以下諸色目。悉行剗革。上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十八兩外。每季流夫庫夫六十二。

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陶遷吏胥以雇役不便，乃令坊夫聽役於縣，抑令私賠舊弊，復作維時趙生物故。張生崇嗣輩言之京兆東泉鄔公，議照里甲扒平改櫃銀爲丁銀，定爲三等九則，納之庫，不僉頭不輪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征，以聽該吏雇役支銷。夫還于坊，嗣是復有翻覆，賴撫臺峒嵎張公復之。萬曆三年，少泉汪公爲京兆，弔查二縣支銷冊，不過供應各司下程刑具辦酒餽禮之費，而二縣一切私費且取辦焉。此官樂於申請科派，而他不懈也。因查順天

府事皆奏請取自宸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需。因革之宜。定征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具奏下部覆奉欽依。此外銷鉢不得私行科派。陰令坊夫賄貼。凡修理紙劄刑具動支。自行贓罰。其里甲已編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道造冊奏繳。時東瀛林公爲縣令。協心節省。爲能不悞公事。而猶有徵羨。林遷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支過五分之四。復倡告民還役。坊民爲譁。奔告所司。除將本縣他項銀酌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後又減徵百

金爭革九庫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第照徭銀徵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踐更抑索之苦矣

舖行

舖行之役不論軍民但賣物則當行大者如科舉之供應與接王選妃之大禮而各衙門所須之物如光祿之供辦國學之祭祀戶部之草料無不供役焉初令各行自以物輸於官而官給其直未遽爲厲也第入衙門則胥徒便視爲奇貨指抑需索無所不有又或價不時給或給不償本既有虧折之苦又有奔

之勞於是人始以市物於官爲厲而其黨遞相扳
告當行者紛紛矣兩縣思以應上司之急乃籍其人
於官以備呼喚於是有審行之舉每行列名以次輪
流承應而其害終不可弭蓋曾有一上司買菓餽數
觔各舖家被皂隸騙銀十二兩而猶未得交一上官
取松江大綾數十疋每疋止給銀一兩二錢而禁不
許訴者於是疾痛愁歎之聲徹於市井間自忠介海
公始嚴爲議革其後諸名公繼行優恤若前者司成
郭公之刊牘丁祭革舖戶不用近日京兆黃公之理

科塲止給價皂隸平買不役一人自是宿弊一剷貿易者始得安枕臥而不至於罷市焉

民利

留都地在輦轂有昔人龍袖驕民之風浮惰者多勦勤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邇來則又衣絲躡縞者多布服菲屨者少以是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給於貿居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當舖在正德前皆本京人開今與紬段鋪鹽店皆爲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以是生計日蹙生殖日枯而

又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纔儋石。已買綺羅。積未鎔。銖先營珠翠。每見貿易之家。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指房屋以償逋挈。妻孥而遠遜者。比比是也。余嘗作送王大京兆入覲文。引國奢示民以儉之論。嗟乎。可易言哉。

尼菴

嘉靖間。霍文敏公爲南大宗伯。檄毀城內外諸淫祠。一時尼菴之拆毀者。亡算。顧當時祇行汰除。而不計尼之亡所歸者。是以久而漸復。營建至今日。而私剏

者閭閻間且比比矣。尼之富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淫穢之聲尤腥人耳而祠祭之法獨亡以及之。余謂宜令地方報其居址名數部置冊籍申飭厲禁毋使滋蔓。至於講經說法男女混雜晝夜叢沓尤當禁戢而邇年以來僧道無端創爲迎接觀音等會傾街動市奔走如狂亦非京邑所宜有也。表立清規楷正流俗是在有識者深計之而已。

妖人

萬曆丙午冬至百官當上

陵行禮先數日有人詣

大司馬孫公齋居上變告妖人李王劉天緒等謀不軌將乘百官上陵日起事孫公乃密發兵卒四捕之得劉天緒等若干人審實奏聞而疏語欲專壹事權稍與時忤會又有脇揭妖言逆狀尤著公屬職方郎中劉宇發營兵捕之而所掾連有干碍緊要人役者公峻持之於是人情始變而參駁之疏紛紛矣旨下天緒等僅得稍正法而公卒解綬去劉左其官妖人黨與實繁皆私授封號以獻金錢衣服得之甚且有以妻女薦寢者事發私逃拋妻子屋產不敢顧

者頗衆先是江北妖黨扶孥而來纍纍載路及是始
奔竄肆散當時使非其黨自首告事殆不可知今吾
鄉猶有憾不窮究之論而當事者乃以三回捕役之
不戢蒙喜事之疑可歎也